

第八路軍紅軍時代長征史實

隨軍西行見聞錄

夢秋編著



上海生活出版社印行

1938

第八路軍紅軍時代長征史實

隨軍西行見聞錄

著 編 歐 夢



上海生活出版社印行

1938

第八路軍紅軍時代長征史實

隨軍西行見聞錄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出版

編著者 夢秋

出版者 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代售處 全國各地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國幣三角

目次

隨軍西行見聞錄……………(二五)

附錄 長征閒話……………(七二)

搶橋故事……………(七二)

一 跑路而且打仗……………(七二)

二 要奪取瀘定橋……………(七四)

三 口號聲打上心頭……………(七七)

四 大家都變成泥菩薩……………(七八)

五 打起幾千百個火把……………(八十)

六 大渡河之浪……………(八二)

七 只要你的橋，不要你的槍！……………(八四)

八 二十個巨人一個也沒有減少……………(八五)

膚施人物……………（八八）

女英雄們……………（九三）

征程插話……………（九七）

一 茅台美酒……………（九七）

二 上火焰山……………（九八）

三 入獾獾國……………（九九）

四 土司宮室……………（一〇一）

五 賭營水中……………（一〇三）

六 割麥鬥爭……………（一〇四）

七 最後險地……………（一〇五）

六 陝北會合……………（一〇六）

編後小記……………（一〇七）

隨軍西行見聞錄

我國共產勢力，年來伸張極速，朱毛，徐向前，賀龍，蕭克等赤軍，已成為中國一強大力量。當赤軍初起時，本係星星之火，迄今則成燎原。朱毛赤軍原係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時朱德率領之葉挺賀龍殘部及毛澤東率領之湘南農民軍會合而成，南京及各省軍隊征剿已歷八九載，但朱毛實力，有增無減。年來蔣委員長親身督剿，步步築壘，滿擬一鼓殲滅之，不料朱毛早見及此，於去年十月中突圍西走，由湘粵邊而入黔，逗留於黔川滇三省一時期，最後竟冒險突過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為長江上游，河寬水急）而入川，與川北徐向前會合。現在中國兩大赤軍會合，聲勢大振，且軍事重心，已由東南而移到西北，剿共軍事，無論在作戰上運輸上皆大感困難，赤軍活動將愈難抑止矣。

記者向業醫，服務於南京軍者四年，前年隨南京軍五十九師於江西東黃坡之

役，被俘於赤軍。被俘之初，自思決無生還之望，但自被押至赤區後方之瑞金後，因我係軍醫，押於赤軍衛生部，赤軍衛生部長賀誠親自談話，當時因赤軍中醫甚少，他們要我在赤軍醫院服務，並稱願照五十九師之月薪，且每月還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費。我係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軍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費，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後，我幾次被遣至石城之赤軍預備醫院，時而調回瑞金之衛生部，赤軍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彪及共黨中央局等赤區要人，並曾屢為診病，那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我第一為毛澤東與朱德診病時，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瘡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我到，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像，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軍已佔興國，赤軍即突圍西行，我也被攙同走，這次行

軍，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義府休息十餘日，以及渡過金沙江後在會理縣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終日行軍，由江西而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而轉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跡幾遍大江以南，歷時八月餘，約計行一萬二千里，歷盡無數高山大川，而與徐向前會合。我以文弱之軀，經此磨折而今日還能生還，自慶更生。但同時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長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而且到了許多夢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衛生部長賀誠派往懋（功）寶（興）遊擊大隊當軍醫，出沒於兩縣之山地。某日晨川軍來攻：我被川軍衝散，身存之現洋二十餘元均被民團搜去，後幸遇川軍五旅之軍醫正蔣君係昔年同學，得其幫助，由天全，雅州，成都，重慶而搭輪回家。合家歡敘，幾如夢中。

比次赤軍拋棄數年經營之閬贛區域而走入四川，顯係有計劃之行動。當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觀之，則赤軍確已進行了充分準備。自五月到九月招集了赤軍新兵將近十萬人，當我與林何二先生（何亦係張輝讚部之被俘者）於八月

被派至軍事工業局（赤軍各軍需工廠之管理機關）衛生所時，見兵工廠，被服廠等各有數千工人，日夜作工，狀極忙碌。以後，九月間在紅色中華報（赤區中央政府機關報）登載張聞天（即洛甫，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員會主席）之文章，微露赤軍有拋棄江西而到赤區以外之圍剿軍事力量空虛地區活動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隊伍，均行走西矣。朱毛破圍之時，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隊外，朱毛率領退出江西之赤軍人馬兵佚，將及十三四萬。共黨要人幾全體隨軍。各縣共黨中下級幹部之隨軍者有數萬人，並有婦女幹部一二百人，均腰懸短槍，脚穿草鞋隨軍出走。此輩娘子軍，係身體強壯，健步如飛者，常在衛生部招呼傷病兵。有時竟能充佚子抬傷病兵。

赤軍分兩路渡過信豐河後，（一路由信豐北之王母渡，一路擊退信豐東南之古陂新田粵軍）即在南康大庾兩縣之間渡過漳水，突過贛州南雄之汽車路，在古陂新田及贛雄汽車路上，粵軍本築有壩堡，並有守軍，但寡不敵衆，聞風遠逸。由此年來國軍包圍贛省赤軍之第一道壩堡線，全被衝破。沿途壩堡，均被赤軍及

當地冤恨國軍守土兵士之平日強賒硬買之居民拆燬。塢堡係用以進攻及封鎖赤軍者，常築於汽車路之兩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巔。塢堡以石及磚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連堡及營堡。平日守軍居於堡內，有步槍機關之槍洞，可以向外射擊，出入塢堡只有一小門，遇有赤軍進攻，守塢兵士即閉門固守，向外射擊。此種塢堡對赤軍軍事行動，妨害甚大，故赤軍一至，居民亦起而拆燬塢堡。赤軍一出封鎖線，如虎添翼，即猛撲湘粵邊之汝城（湘境）城口（粵之仁化北。）漸即佔領城口，粵軍之軍用煤油幾千箱及大批彈藥均被赤軍奪去。粵軍在城口與湘南汝城桂東相連之塢堡線（即國軍第二封鎖線）即被突破，塢堡全被拆燬。此時赤軍銳不可當，中央軍遠在湘贛邊，粵軍只圖自保，湘軍則何能獨力抵禦，且早已聞風遠走，故赤軍未遇抵抗即佔領宜章城，通過粵漢路之汽車線，（此爲國軍之第三道封鎖線）照例拆燬塢堡。前鋒即佔領臨武，嘉禾，藍山。此時湘軍李雲杰部從寧遠南下，擬在天堂圩附近江攔擊赤軍豈知在天堂反被赤軍包圍，全部擊潰，狼狽北退，赤軍又獲鎗彈不少。此時也，赤軍勢如破竹，分兩

路，一出道州，一出江華永明，城市悉被佔領，則全部渡過瀟水。南京軍及湘軍此時跟蹤追剿，已無能爲，僅派少數部隊，尾隨赤軍監視。而薛岳周渾元及湘軍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軍集中灌陽，興安，當時蔣委員長之計劃，擬以大兵攔阻赤軍渡江，并從北驅逐赤軍入桂，使赤軍與桂軍兩敗俱傷，以便坐收漁利，但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隱，故一方懼怕損失實力，同時並懼赤軍不能過江則必然停止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動，則薛周兩縱隊將尾隨赤軍之後，而深入廣西，桂省大權將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將興安桂軍，向南撤退，薛周及湘軍在全州單方出擊，絲毫不能阻止赤軍渡江，因此赤軍得平安無事渡過湘江，把沿湘江兩岸汽車路上之碉堡拆毀，（此爲國軍第四道封鎖線）赤軍一出此四道封鎖線，如虎出押，可以東奔西突矣。微聞興安桂軍之撤退，係與赤軍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南京政府蔣委員長幾年來碉堡政策與剿共軍事，全部付之東流。

赤軍當時之喜悅，真是無以形容，赤軍政治部印編一歌曲，係用中國馬號進

行曲舊譜。教赤軍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總衛生部之二百多個看護生，（都是十五六歲）天天高唱入雲，這一歌曲之調句是表示赤軍之喜悅和對於蔣委員長之擁護政策的拆毀：歌詞云『共產黨領導真正確，人民擁護真真多，紅軍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國×黨的烏龜壳（意即國軍之軍堡）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赤軍之所以能突破重圍，不僅在於有軍事力量，而且深得民心。即如赤軍入湘南時。資興、郴州，宜章一帶，為昔年毛澤東久經活動之區域，居民受共黨之宣傳甚深，故見赤軍此次復來，沿途燒茶送水，招待赤軍。我在行軍時見每過一村一鎮，男女老幼立於路旁，觀者如堵。而且湘南各縣在幾年前，朱毛在此活動時，已有居民加入赤軍者。故此次赤軍路過時，此輩赤軍之家屬，聞風早在路口探問其子姪還在赤軍否。總衛生部之管理科長（如南京之司務長）即為宜章之文明司人，當日路過文明司時其老母在路邊迎接。但隊伍休息不十五分鐘即前進。管理科長向衛生部之主任參謀（當時衛生部為一個梯隊）告假二小時，回家一次。當日按時歸隊，又帶了十一個農民來當赤軍，兩個伙子（一個伙子以後即與我挑

行李。〕又携來家製極甜之白酒（以米製的，遠優於江西所產）分給我等。

湘南農民之所以能受共黨宣傳者，半由於共黨之活動，半由於當地土豪劣紳平日欺壓農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時，當地土豪回鄉以後，以搜共爲名，敲榨貧民。因此農民以冤報冤。甚之貧民有如此痛恨者；據由管理科長代我招來之佚子云：『前幾天我們街上早在傳說紅軍要來了，我們村上前五年受那個李區長害的三十餘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監視李區長的行動。前天朝晨團防退出文明司時，這三十餘家百餘男女即在離鎮二十餘里之某村中，捉獲李區長，前日上午十二點鐘押把李區長送到紅軍司令部。而且還領了一連紅軍上山去搜出團防的長短鎗二十餘枝。現在這三十餘家有五十一個當紅軍了。』他又繼續說：『紅軍來了，我們窮人才有一口飯吃，不說別的，像我這樣當挑夫，每二天工錢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資安家。我家裏那兩個村子上前昨兩天大約有八十八個人去當紅軍挑夫了。』湘南農民之相信共黨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處。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過湘江時，所有城鎮鄉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嘆剿共之不易矣。

赤軍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僅在鄉村農民受到赤軍「打土豪，分土地」「沒收土豪劣紳的穀米分給農民」之宣傳和行動。而且軍隊有紀律，朱毛赤軍中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確使赤軍兵士遵守。不說旁的，即如進延壽圩（湘南大鎮）宜章城時，赤軍所用『蘇維埃銀行』鈔票，均按日兌現，所以除幾家大店主自懼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鋪照常營業，而且莫不利市三倍。這一點我在南京軍中已服務多年，在鄉僻之區行軍或駐軍時，均未見過。而且因為對於中央銀行鈔票之行使，過去各省門戶之見特深，許多地方未設分行，當然不能兌現。故軍隊一到時，僅憑該軍長官之一紙命令『按市通用』而又無兌現機關，使商民對中行鈔票反生疑慮。特別是兵士不守紀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像。

還有一事為國民黨及國軍所無者，亦使我有深感者；赤軍路過宜章時。在粵漢鐵道（當時未建成只通汽車）上有修路工人四百餘，內有幾個共產黨員，已秘密活動幾年。且內中一學生，亦為該黨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動者。赤軍來時，全數工人加入赤軍，當我路過該處時，正見修路工人在持槍上操，赤軍已派軍官去訓

練，而該共產黨學生作修路工幾年已當政治委員（赤軍營以上都有政治委員，職權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講。此事深深使我憶起，國民黨北伐時，各處民衆響應，北伐軍勢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師。自國共分裂以後，像北伐時民衆響應之事，已消滅匿跡。反之，全國人心，大都失望。共黨份子如此埋頭苦幹，而返視國民黨員，則徒爭名利，何曾見有一個在東三省日本勢力下埋頭苦幹的人。我深感共黨自有社會上根深蒂固之潛勢力，剿共與消滅共黨決難成功也。

赤軍渡過湘江之後，已使當時薛周兩軍與桂軍之迎頭攔阻完全失敗，而且尾追亦極困難。因爲赤軍渡過湘江以後，即上西延山脈之越城嶺。山勢連綿，追剿軍無法包圍。赤軍之後衛節節抵抗，而赤軍前鋒即向湘黔邊西進。

赤軍之能够翻越越城嶺與西延山脈，而且在此山高入跡稀少之區，未受損失者，確是赤軍上至首領下至士兵具有克苦耐勞與其他各種優點，而這些都爲國軍所不及者。

西延山脈之高峯如老山界，確爲我十幾年來第一次上過的高山。千家寺是在

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記得是一天的下午總衛生部才抵千家寺，當時休息吃飯後，即上山。上了一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家八戶。此時太陽西下，佚子，馬佚均忙於找火把，過一下天黑了，隊伍還是前進。可是因為隊伍中有些人沒有找到火把（因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裏黑摸，走得很慢。我在第六連的先頭走，簡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氣又冷，風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聲如萬馬奔騰。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因為路太狹了，只有一海關尺闊的路。有一個看護生在行軍時，因為天黑去找火把，再加上睡朦朧的走着，忽然一失足滾入水溝裏去了。當時就命傳令兵執了火把，慢慢的拉住樹根攀到水溝裏，可是那個看護生已經跌得不只滿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語了。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走着。因為走得慢，即使下午預備了火把的人，也已經把二三個火把燒光了，以後簡直前後看不見火把了。只有稀稀的看幾個馬燈的燈光在走動。隊伍越走越慢了。走幾走，停五十分鐘！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時期已經是次晨兩點鐘了。前面順序的傳下了司令員的口頭命令：『各連隊隨地